

作文升格

【写作题目】

请以“——()其人”为副标题,在括号里填上姓名或指代某个人的词写一篇回忆性散文。

【原文】

背影
——爷爷其人

市四中八(18)班 周铮游

月已高悬,他藏在树下的灯影中。迎接我的不只是笑颜,还有他两鬓的斑白。(表达不清晰,开头是“月”,而树下的是“灯影”,两者存在矛盾。另外,藏在灯影里做什么?让人不明所以,需要调整表达和用词)

还记得小时候,他的背影总是垂地的夕阳,与半空中抹抹烟圈。(词语搭配有问题,“背影是夕阳与烟圈”是病句,要修改)那时他身体还健壮,似乎还有着使不完的劲。杨梅、番薯,无所不种,扑克、麻将,无所不玩。一天里,除了午饭、晚饭、睡眠,(提到了午饭、晚饭,那早饭呢?应该改为“吃饭、睡觉”更妥当)几乎没待在家里。这还不是奶奶抱怨得最多的。单为了他兜里藏着的几包烟,他俩就没少吵过。还好隔了几天气消了,还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把这个家交给了父亲后,爷爷就好像是脱了缰的野马,肆意享受他的退休时光。然而,这不顾身体的纵乐,也时常遭到家人的反对。(“脱缰野马”“肆意”“纵乐”等词语感情色彩需要考虑一下)

摘杨梅时的一次意外,打破了他的生活。不知是土滑,还是他的不小心,他从坡上摔了下来,被送进了医院。伤成什么样已记不清了,只记得他从医院回来,已没了从前的桀骜。

【升格稿】

焰火
——爷爷其人

市四中八(18)班 周铮游

焰火跳动,他,又一次点火。

小时候,火是他打火机上的跃舞。橙红的焰,化作点点火星,催生烟头的缓慢氧化,与一朵朵烟圈的吞吐。从天边漫卷而来的火烧云,映衬着他布褶的夹克。我知道,他又是在去打牌了。无数次入睡前,开门声响,伴随着奶奶的抱怨,他吐尽最后一口烟,回来了。他总是这么我行我素的,来去如风。上山,下馆,不知去向,像是十五六岁叛逆的孩子,叫人操心。奶奶于是有了教材,老教育我:“别学你爷爷,抽烟,打牌,不听话。”

到后来,父亲辞了银行的工作,帮妈妈一同打理工厂,没日没夜地忙。爷爷也意外从杨梅坡上摔下,住了院。

出院后,不知是听了医生,还是从了家,把烟戒了。他开始回归鸡毛蒜皮的琐碎、柴米油盐的平淡。他也是父亲,知道子女的不易,不想让他们操心。

那天,奶奶病了,餐饮大权移交给了爷爷:洗菜、切糕、添油、点火。他绝不是没烧过饭,不然一切不会那么娴熟。淡蓝色的火焰腾起,顺着节拍律动。油滚了,鱼干、虾米炒香了,下水,添菜,最后下糕。盖上锅盖,炉火缓缓酝酿着一家人胃与心的温暖。开锅了,水

时逢花甲,他也终于开始像个老人了。丢了兜中的烟,荒了山上的地。他开始重新进入这个家,接送、洗碗、干活。(这里逻辑有问题,“干活”包括了“接送”“洗碗”,不能将它们并列)他越来越沉默,不发的话语却蓄成了鬓间的白发,永远留在了他的心头。(这一部分是关键段落需要细节描写,可是偏偏这里空缺了,修改时要增加动作行为过程描写,彰显人物的品性)时间将黑色从他的发梢换成了他的背影。上初中后,我见得更多的,是夜里的他。(这一句话不知道意思,要修改)

他如今已同我印象中的老人无异了。和蔼、慈祥、沉默而勤奋。(这四个词语没有事件的对应,显得空洞,需要添加事件)可我总觉得这不是他。他已经为这个家献出了自己的青春,没有必要再付出这安详的晚年。

可是,这就是中国的老人啊,他们总相信自己还不老,还能做点什么。他们永远在前进,哪怕步履蹒跚。(主题跳跃太快了,没有桥梁就从“个人”跳到了“中国”,要增加过渡情节)

他还是还要这么走下去的,这是他选择的命运,我只能祈祷他走得慢点。(结尾要彰显人物的品性)

雾氤氲,与记忆里的烟圈重叠。窗外,夕阳正浓,火烧云般漫卷而来。

目睹这一切的我,嚼着嘴里的糕。然而,刚入口时,糕还是甜的,嚼着嚼着就有些发酸了。这也许是爷爷藏在糕里的酸。他为此家奔波于风雨,付出了青春。老来难得的闲暇没来得及享受,又要挑起担子,继续向前走。

收起思绪,夜已深了。爷爷倚着门,拄着锄头,望着院中攀腾的篝火。“爷爷,你在烧什么?”“烧瓜藤。”“为什么烧它,让它爬在架上不好吗?”“藤老了,没用了。烧成草木灰,还能养养菜。”

焰火跳动,照亮了漆黑的夜与前方的路……

【简评】修改稿相对于初稿有了质的提升,用一个点撬动一个人。首先借助物象一线串珠,题目就是物象“焰火”,并让它贯穿全文;其次先抑后扬的手法运用恰当,先抑部分的“焰火”是爷爷抽烟的打火机发出的,后扬部分的“焰火”是爷爷做饭时灶台腾起的,同是“焰火”却指向不同,构思极其精妙。全文彰显了爷爷为家庭而转变,成为有担当的人,像焰火一样照亮人心。

(指导老师:市四中 胡腾华)



我与太阳邂逅的N种姿态

晒太阳,应该是冬天最幸福的事情。这不,趁着某个暖和的日子,学生们或散步在被太阳温柔抚摸过的小路上,或呼吸着被阳光晒得蓬松、满是太阳味的被子,或抬眼仰望穿透云层、温柔地洒落在窗棂上的一缕缕阳光……在冬日阳光的陪伴下,他们渐渐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惬意与温暖。

冬午走太阳

大溪二中七(8)班 赵伊伊 指导老师 章美云

在南方的某个慵懒冬日,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了。难得的周末时光,午饭后,爸爸提议一家人一起出去走走。

就这样,我们一家四口:我、妹妹、妈妈、爸爸,漫步在这不急不躁的小村。冬日午后的阳光倾洒而下,如同老友的温度问候,将我和家人的身影轻轻揉进了这份宁静与和煦之中。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字是细腻的水彩,那么此刻的我,应该是这幅画中一笔温情。

时令已至大雪,小道两旁的桂花树,它们的枝丫在冬日的阳光下,显得更加沉稳而有力。树叶墨绿,其间也顽强地挂着几片翠绿,像是大自然的精心布置,点缀着这幅冬日的画卷。

妹妹比我活泼很多,小跑着在前方追逐着阳光。她的欢声笑语,如同冬日里的一股暖流,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房。此时对空气呼一口,一股袅袅的热烟就从口中吹出,慢慢升腾,消失,有趣极了。

太阳味

大溪二中七(8)班 陈奕蒙 指导老师 章美云

冬天,总归是让人贪睡的。星期六天,不睡个日上三竿即不起。南方的冬天,不冷不热。去晒晒太阳,闻闻太阳味,就行。

母亲是个勤快的人。近晌午,她一把拉开我房间的窗帘,没处遮的阳光便大片铺在床褥上了。“醒醒了,再睡就闷得发霉了。”微露出来的脑袋动了动,起身。虽然不是真的怕闷发霉,但母亲的话,总归是要听的。“知道了……”“梳洗完了,上楼来。”我心中慵懒,慢腾腾梳洗完,拖着棉拖上楼去。过了拐角,木质楼梯咯吱地响着,眯眼看。煦暖的阳光,透过透明的几方玻璃,顺着白色的粉尘纷扬落下。我屏息凝神着,怕叨扰这些微小的精灵。

“来了啊!”母亲摆弄着被套,本就偏小的阳台被一盆盆被褥挤满了。“难得天晴,把这些被子都洗洗晒了。唉,你去把那盆衣服放洗衣机里洗了。”我心中叫苦不迭,暗自嘀咕:哪有刚睡醒就让人干活的?心里如此想着,面上倒是不显神色,随手把衣服悉数倒进洗衣机里。洗衣粉放进盒里,按下开关,任由滚筒翻滚衣物。

“你拉着这头,我把褥子扯出来。”我

拉着被角,盯着一处发呆。白色的水泥墙镀上金色的光辉,很好看。“发什么愣呢?好了。”“哦,哦。”我彻底闲下来了,照母亲的话说,其他的事是我干不了的。我蹲在墙角,看着白蛛结着金丝,随时听从差遣。

“行了,把这床被子抱出去吧。”“好。”我撑着膝盖起来,才发觉双腿麻了。我不自在地抖抖腿,显然没什么用,一步步走着,像跳跳糖遇水。走到晾衣绳跟前,一踮脚,被子稳当地趴在绳子上。天台上没有风,这个时候,晌午的太阳也没那么高,仿佛踮起脚,伸手一抓就能抓住似的。耳边传来滚筒洗衣机的嗡嗡声。岁月静好,莫过于此。干脆搬了张凳子,捧了本书,把自己安置在这冬日的暖阳里了。

“可以把被子收进来了。”

楼上传来妈妈的声音,才发现我恍惚于时间的流转,久矣。此刻,夕阳如火,染红了半边天。白蛛呢,也不知何时钻进了某个地缝里。蛛网零零地悬着,没了那层金色。我把头埋进被子里,有股棉絮炙烤的太阳味,暖暖的,香香的……

一颗太阳的心

市三九(7)班 赵紫越

我看见那暖黄的太阳,挣扎着冲了出来。

弹不出,总是弹不出。我被冻得僵冷的手指瑟缩地在弦上移动,粗细不同的琴弦共振着,传出一阵“嘶嘶啦啦”的杂音。节拍器毫无情感地摇晃着,机器内心的齿轮飞速转动着,发出“嘎吱、嘎吱”的声音,让我无端地感到恼火。屏住呼吸,我颤抖着指尖,企图再次尝试,可是始终消除不掉的杂音被放大,在我的耳中嗡嗡得如同马蜂般,让我气馁又心灰意冷。不满意,仍旧不满意。我站了起来,望向窗外——天阴沉沉的,没有阳光。

无言,我凝视着压下来的云,突然觉得上帝可笑。连太阳都无法破开迷雾,又何谈我呢?正是如此悲观地想着,双手便仿佛千斤重,再也抬不起来,低头去看,手指已然变得粗糙,甚至有皲裂之意。正嗟叹之时,一抹黄色的火舌穿过窗玻璃,一点一点地附在我手上。我惊异地抬起头,在灰

色的天空中,一抹橙红从裂缝中透出来,仿佛给云层开了一道口子。他在燃烧,热情地燃烧,迅猛地燃烧,要将那阴暗的浓厚的云消磨殆尽。他不断地在吸收云,撕咬着云的肉体,吸尽云的血水,茹毛饮血,粗犷野性得让人为之一振。可那阳光却温柔地舔舐着我的双手,唤醒了温热与动力。

节拍器仍在不停地响着,我背对着太阳,阳光洒在我的脊背上,如同毛绒毯子般暖和。我缓缓吸气,双手在琴弦上飞跃翻奏着,泻出阵阵空灵乐声。挑、拨、摇、扫,各种指法轮番出现,我却没有因此乱了手脚,伴随着节拍器的一声“叮”,一曲弹罢,我扭头去看那太阳,云尽数消散,一个火热的圆盘当空,发出一阵耀眼而不刺目的光。我知道,这是冬日的暖阳。阳光普照着大地,人人都获得了温暖的权利。我获得了什么?我问自己。也许并没有获得什么,曲子仍不算完美,也并未有人称赞我的成功,但,我知道,我有一颗太阳般的心,去散尽那隆冬的寒冷。

我看见那暖黄的太阳,迸发着蓬勃的力量!



更多文章
请扫码阅读